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送吳先生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
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
書命之其周慎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
吳公公卿大夫謂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
詞籍之士徃徃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柰何復出居
外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

宜植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
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詘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
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輒然笑曰善乎
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
犖者哉 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慎擇而使之故先世
得士爲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斌斌要以行取苟
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逡巡退讓者相去遠
甚何故哉舉世務巧宦無論三者之污隆或掠虎譽
或藉故資業已南面爲士者師矣第令討多士而
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末流而

曠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伐
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螺
贏螟蠕非類而肖以先生祝之其不速肖者非夫也
善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顧譴舉失宜則四方解
體今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
~~比~~比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
而來時夜及遇合而仕鮮不驚發以趨時其始進者
輕矣廐馬始駒弛其銜駮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
能閑輿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
之罪也使士之凌節辱遠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

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
顛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縫掖一何紛紛又烏
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追俗爲學先
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狗彘而
兩坐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
兩生者乎願爲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
公曰唯唯命小子操牘載之

送劉大夫按察貴州序

子成爲法家言循理無害其游知交皆推轂子成會
城京師子成爲植余得子成同舍云居無何子成遷

下大夫部署貴州兵事諸郎相語曰劉君奈何棄居僻遠世豈鮮知君者哉頃匈奴數入邊又島夷竊盜東南騷動四方不無事矣於是簡異能之士置職方且有所用之也誠得嘍喏宿士習知兵使坐而策之直振槁耳乃今取具官語未效業已奉檄去獨不能爲職方地乎汪道昆曰固也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資不逢世而卑疵就功劉君寧詎能乎職方主兵謀世所謂一切危事然而薦紳大夫好個儻之畫策往往以言兵顯此亦豪士之資也顧機格勢禁謂子成何當今之特士比周取容而衆忌諱徒

卑卑恭謹此得保榮名完好直言竒節之士卒於不振此其大較也今之職方豈不難哉自中國久厭苦兵約法盡解一旦簿責之士且不能什伍又惡能軍故諸郎居舍中鮮不兢兢於當世之文罔且官薄人得以撓吾權其濟則亡功不濟則從而議其後尸祝代割而傳其罪庖人卒之蒲伏委蛇士有裹足而逝耳子成居常引當否有國士風又材能高即得父留內蓋有足術者然負俗獨行義不取苟合此亦有所
慙惡能愉快勝任乎嗟乎舉世務巧宦使子成
論濟俗僅僅取充位卒無所發明孰若守藩臣之

務吏治烝烝必遂其志哉近多懼遠多譽其居使然也徃苗民反楚黔中自操兵督府界部中鬪士始得稅甲此徒有司之計過而流禍無窮今天下紛紛民得休爲幸余聞蜀諸夷亡命僻倪山谷間不備且爲貴州患誠以劉君之重填撫之可傳檄而定也夫當偏師之任無亡矢遺鏃坐弭兵端此其功不在小昔賈生請試屬國學士志之不忘文帝雅不喜兵三表五餌之言卒不入生以彼其材徒快於一試則憤鬱者之爲也使世無賈生則已即生在宜以爲請豈薄貴州邪夫宛有善馬千里材也雖飾以繁纓啗以棗

滿繁馬足而駕之何謂善乎即置之下乘不能盡其材直不千里耳視繁足而求前者爲猶賢也子成宣言曰韶奈何在諸大夫而得當淫生乃幸聞平生之言顧韶於貴州何如願無負生耳

送袁大夫序

漢汲內史黯以莊憚武帝帝嘆黯出黯淮陽黯辭帝不許語在黯傳中嗟乎士業已倍親而仕固當仗節臣下唯上所置之耳內之揖讓人主之前抗直言決筴天下事外之填撫百姓務孳孳得民和唯所在勅命無也也當黯時帝求治甚急使黯日侍中強諫此

誠於漢有功即淮陽治亦黯人臣之責塞矣何望之
深爲袁君除給事中數上書引當否 上以爲能居
無何拜閩按察部署建安兵諸袁君故人曰人言袁
君亢直不得久留內果然袁君謝曰愈待罪諫議
上不知其篤下擢愈大夫之列方日夜懔懼無以奉
明詔顧諸君何見之諄也余曰嘻果若袁君言閩不
足治矣故事申郎隸諫曹循資進轉秩滿擢異等以
爲常藉令出典藩輔從大夫末行褊心者不無少望
於是挾忿愆之節以鷹擊毛舉爲治何紛紛也今天
下之網嘗密矣文吏務深詆操下如寒濕薪監司主

郡縣之平奈何復以盛氣掠治之邪余習知袁君無
害乃今出居外顧安得此長者之言闕自此鮮事矣
健安跨閩越開沃野千里民重爲邪蓋善地也其俗
多健羨費出不貲余聞彼其牧長飭厨傳稱上官歲
訐不下數萬緡稍損減輒流責之上官往往豈勿問
即民無知觸上禁一切以文法繩之躬化謂何耳袁
君居常折節爲儉號清白吏乃今日攝民疾苦可無
念此哉無亦屏去紛華敦朴爲閩里率明約束宣言
諸長吏務省繇費以便民捐循之畧無踰此者當今
之時士去尺籍郡國不知兵顧征求日急江以南多

罷民即撫馭失宜一夫僻倪四方不得高枕矣往年
袁君監兵滿匈奴遠上便宜事其大指務在寬徵文
之責捐不急之費言疊疊可采也乃今受 璽書擬
兵乘障塞若持左券以往非直託諸空言而已鄉傳
席一面之尊保百姓無恙此則任職無缺袁君之志
得行即今所居地下建安數等於袁君何損愈足以
顯袁君爲人耳袁君有同榜之士十餘曹並列朝寺
聞袁君且行謀以文贈余以次當受簡遂持余論以
諭袁君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遠遼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踰
踰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疆事耳部
使者報曰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
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晷月矣憾者
猶然不舍蓋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
志於楚漢則直言高論爲之苗叔子遠遼躬行何踰
踰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上督過疆吏連逮臣
其言必逮者明詔也言不逮者王章也兩端各
有所當於余小子何怨德邪留滯都市長者賤賤下
車存之則閉戶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憤之節

朝聞聞而夕飲永若屈賈是已叔子入拜之穀中其
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褊心
者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
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於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
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筴曰今日之事豈
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冥冥扞當世之罔固
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
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劍相眄矣
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豢豕爲酒禮成而不
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汗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爲尺矣能復爲寸邪
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
叔子免矣

李民部考課序

李子爲郎考課最 詔封李子父母視李子宫 賜
璽書如故事初李子治粟昌平會匈奴大入大將軍
仇鸞將諸將兵數十萬軍昌平歲入粟堇堇耳鸞軍
食少皆倚辦李子又鸞軍吏鸞鸞權橫甚人人爲李
子危李子審便宜餉士不絕卒能得士心無何虜遁
去余每談昌平事未嘗不抵掌太息多李子能也嗟

乎漢之謀臣高帝論列侯諸將惟勃可屬大事其言
率有味乎世所謂有口辯士好奇偉倜儻之策居常
畫天下事直反復手耳一旦變起則狼顧不給安足
用邪乃若質行長者之士多彊直退讓即有緩急可
坐而策之此亦有所操切非苟而已也余雅從李子
游李子醇謹蓋遠遠篤行君子矣及其決筴危急之
秋振紛糾之難雖古人何加焉驥服轅下按轡而方
軌常馬先之馳不測之地發跡千里而後其良可知
也若李子者所謂重厚可屬大事者非邪當今之時
塞上數苦兵輸卒道敝比歲饑民困徵發益甚亡命

起椎剝齟齬郡縣間此其發難不難尚安事虜夫減
科費則鬪士困歛急則民困而皆傳其罪度支其任
職若此之難也昔越用計然策卒報強吳句踐遂霸
計然說士耳且積著之理不足術也計然顧得意於
越乃今用事諸臣豈少計然等哉即局促乾沒爲能
用因循爲務則有司之過計柰國事何誠能部署錢
穀所出入罷箕歛之術捐不訾之費務損減以紓罷
民治平可翹足而待也余謂令甲郎吏能其官比三
年考得官其父母不可謂不榮矣使李子任斯術從
事功實著於春秋此其歸父母顯名非直賜級榮也

諸大夫曰善伯玉故李子同舍宜伯玉知李子云

送縣博士陳先生之胙城序

陳文學再入歙居三年 詔文學往教胙城初文學
在諸生中輒受知徐相國余遇文學相舍相國目文
學語余曰吾入浙乃大奇陳生使生得對公車累數
萬言直抵掌耳乃今守縣博士其謂命何及胙城之
檄且下諸文學弟子相語曰先生力能得之相君恥
借資巧宦於先生得矣即相君舉所知擢異等豈遂
爲過今之南面爲人師者不必皆良往往須歲計徙
官猶然得善地先生義甚高其有功吾黨最大願循

資旅進僅得胙城論最謂何耳相君獨不能爲先生
地邪汪伯子曰固也以先生之材苟得其志即析珪
適項豈足道哉世之惇于故舊務振士之窮宜無出
相君右者藉令推轂文學文學之志得行相君何不
爲也今制非召對公車者不大用方取辦科格何論
異材即能爲文學先談且得掌故顧多所擁闕其何
以匡世立功如以文學官薄因相君而求善仕焉則
文學所自負者盖有足多獨柰何干相君之權而枉
尋直尺爲也夫功德未立孰若不朽之言故虞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史氏直以爲幸誠能以論著顯豈必

懷相印而後可以取榮名文學彊識博聞志在述作
乃今阨於下位相君豈不能先後之無亦納之窮愁
使之卒業愈益力耳昔人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
者之思也文學果能極思以求其志遂成不朽之名
則其所就業亦多視功德相等埒乃若一切利達於
文學何加焉昔吳公重賈生言之文帝有頃帝入絳
灌而疏賈生生沮于讒文學拘于調其利鈍可逆觀
也相君胡爲乎吳公之言假令絜力度權生安敢望
絳灌要以高論當世學士于今志之則生賢矣相君
望文學者深雖拓落置勿問卒之士附而名立不待

相君而知名吾知文學必不薄胙城相君可無嗾嗾也余入東海諸郡其山則天台絕竒然而王者不封方祀不載直以蟠極一隅閼而不顯若詞賦所誦仙靈所都不以典詘而貶隩區人亦宜然顧所自託何如耳文學產天台其形勝習矣夫以天台之倬詭雖在僻遠且與方岳相雄又惡用視三公觀諸侯乃始爲雄也文學且行同舍聞君善余言語門人口嗟乎二三子且不知文學惡知相君於是張具東郊誦余言以告御者

送房山文學序

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行之軌此其大經也三代尚矣秦漢以來其間雖
弘辯之士可得而言往往涉世之末流卒擁闕無所
遇若賈誼董仲舒揚雄之屬以彼其材而持國秉政
其功用何可勝道哉資不逢世阨於下位使與當時
之善仕遇合者比智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要以屬
書離辭學士志之不倦所就業孰多邪且彼皆世所
謂異能之士其嫻於文學蓋天性也豈天授之才美
而顧阨其功名之會哉古人以論著顯大都誠壹所
致則困鬱者之爲也上之決策人主之前脩太平之

業下之屈首閭巷勒成一家之言直所趨異塗有遇
不遇耳至如學術以干當時而功見言信豈非辯智
之期與顧濁世無知名徒浮沉儕俗取充位而已豈
若博聞彊記引作者之繩墨乎哉夫文學余曾大父
行往余言著書于文學則文學嘗然納之矣文學講
業吳楚之都浮江淮登太山梁父乃詣闕下受京
兆博士七年遷房山家貧官薄然其雅游皆天下有
名公卿也嗟乎以文學之賢曾不得掌故徒執功令
出入郡縣間其遭世若此之難也房山涿鹿之鄙何
必文學哉余惟房山僻小今文學往教無他端誠能

無忘其所論者此卒業不難於文學得矣文章經國
大業不朽盛事日暮途遠遂成文學之名即房山地
惡蓋有足多者乃若拘學牽俗務取一切非有所建
述顯當時者藉令據善地無爲也賈誼董仲舒揚雄
仕漢多流落不偶二三君子不以其故貶賢文學行
矣

何公還括蒼序

何公以安車入京師則公子大夫就舍始也先是京
師饑甚大夫方佐郡公在大梁丙辰穰丁巳又穰且
殷殷然露積矣友人者十餘曹則周秦吳越燕代人

也以子貴養國都中挾日則相約出游以次供具遞
爲壽會公自大梁至幸公與俱公曰如約公之先世
宛平人宛平父老爭踵門面公謂公等爲會杖屨相
錯於途途人謂之人瑞即五侯七貴不足多也旣而
公欲東歸急丈人行謂公子且課最公得賜爵視子
官奈何以褐去公謝曰某衣褐來亦衣褐往耳天
子持三尺法校有司孺子待罪有司法無害則孺子
可幸無罪而吾亦有榮名褐可也不然則惡聲且延
我謂冕衣裳何嗟乎京師游俠屈耳其所習見者顯
榮之侈事赫赫者之爲也公出敝穴且來不旬月趣

去儼然引其子於正義視顯榮赫赫不啻弁髦此黜
以紛華盛麗說矣公行有日丈人行謁禮官檄公受
一命之服如 詔令余聞而太息曰公去余甚慚於
大夫昔在癸丑余奉家大人司馬舍中會歲饑曾不
能備甘毳往家大人喜賓客獨時時閉戶緝書耳及
余不得三年考家大人著田間冠去鄉大夫有留行
者家大人程督不肖一如公言顧不肖所以稱家大
人者不公子若耳夫事親以養志重則口體爲輕吾
於口體詘焉無論志也吾故甚慙於大夫云

送林使君序

余容林使君所召日者汪潛夫筮行潛夫釋策告曰
遇泰之明夷大夫行矣撫時之昌操德之正行孰尼
焉余曰否否余受易於怡叟叟之言曰休否則易保
泰則難否泰反其類矣其難易相詭何謂哉乃若涉
世之艱固不厭亂顧誠得社稷之役以身振時之危
決策而君行之布令而民拘之將息肩之不遑何有
擁闕故雖鉛刀猶能效其一割豈必干將及功成治
辨之秋民志定矣曠日既久相沿於因循漸漬於苦
窳一旦陳其利害雖持眇論戶說之聞者有胷而無
心鮮不逆耳故漢文非不聰也絳灌非壬人也賈生

之策卒於不納豈不以漢德方盛胡爲乎危言而闕於事情故患者偃立白首醫門齊王貌榮而扁鵲之言不入危者可與圖全安者難與慮患此安危之介有省不省耳夫否之悔則泰矣泰之貞乃兆否焉其幾之先見者較異天地閉賢人隱大人否也乘時而作則休否矣否而亨也不得則逢累而行得其時則駕無他端矣當泰之初吉士嚮往進於二則功用既興即委蛇斯時豈遂爲過彼持昭曠之識將摘其瑕璽而彌縫之猶之行爵無算賔主陵遲一夫宣言座中行法酒以護其慢彼將不堪有納屨而逝耳高

皇帝修太平之業 今上歛衽而觀邑之長治久安
千載一時也乃今吏不變法民不步俗懷宴安矣而
兵端孔棘力詘舉羸時固然也將改絃而鼓之急則
不調緩則不振用事者非中行之德惡能愉快勝任
乎願余濛濛急冥煩而不軌於易教德爽則占廢筮雖
祥非吾德也行將安之潛夫避席曰惟筮之災各有
所當大夫避舍其君侯當之余曰固也良弓爲箕良
治爲裘百里之命平治之箕裘也海陽亦積聚之區
其民侈然泰矣使君調其舒疾而壹稟於中行若執
鸞刀和而後斷政有經矣秉中以保泰唯使君能於

余何有有頃使君奉詔且行余以昆弟之戚戚使君竊自附於贈言之義遂敬進曰使君藉有土之庸將致身日月之際其先資自獻必求所以當吾君顧世儒闇於大經而多所誚讓直以緘口爲峻批鱗爲竒將謝卑疵之議有犯無隱不顯之謂何麤而翹之又不急爲則不顯之云也斯其得尚於中行故雷同不可以爲和運方不可以爲滑褊心則無衆蠕望則敗謀比周則沈於驩局趣則儉於惠屏四者而劑其中可與保泰故曰于食有福使君以之筮有常矣使君行乎哉使君謝曰易教闕廓深遠僕寧詎能大夫

幸而教之敬聞命矣戴筆書之命僕負綬而去

黃氏建友于堂序

休寧諸黃最鉅而長君榜少君楹以積居傾縣中乙卯冬十二月乃始治友于堂新安多世家彊盛其居室大抵務壯麗然而子孫能世守之視四方最久遠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禮義之國習於人倫即布衣編氓塗巷相遇無論期功強近尊卑少長以齒此其遺俗醇厚而揖讓之風行故以久特聞賢於四方遠甚非苟而已也世俗闇於本始甚者昆弟爲胡越收族之謂何故道有污隆而興替係之矣余馮叔父之

戚習知黃氏伯仲絕賢長君少孤而遇少君誠厚飲
食非少君不甘長君持家秉少君亡敢干長君禮節
非受成長君少君輒未嘗可否事而長君謂少君先
君子抱處士之義攻苦起家教村爲子孫率雖以賢
雄猶不違議建置直以望諸後人耳顧吾兄弟師先
世之儉惟弓裘爲兢兢乃今蒙故業守而勿失是天
之幸我先人而不茂其祚嘗也獨居第湫隘猶然退
讓謂先人何抑亦何以施於後嗣少君曰唯唯遂諏
日爲堂請名於余余惟張老頌獻文子之室學士至
吟誦之要其歸且以聚斂非直侘輪奐之美爲富貴

容也余嘗讀斯干之詩以兄弟爲稱首其言率有味哉夫子孫自曾玄以下若不知者何人雖至渙散本之自出則一人之身耳故祖考之視後世譬之百體豈尺寸之膚不愛邪本支百世自兄弟始先河後海之義也藉令宣言收族而骨肉內卻將安用之必門內之治訥訥愉愉斯其合族不難此今兄弟綽綽有裕非虛語矣黃氏兄弟驪甚即治一室猶推擬其先人其作法者甚善後之聚族於斯者無忘其本謀百世如一日則其福澤豈眇小哉故命之曰友于堂竊比張老且爲之頌頌曰於昭有黃之子肯堂仁義

爲麗丹刻非良于以烝禋祖考既覲誰其樂之墮堯
迭奏于以居處棣考斯茂誰其纂之五宗輻湊昭茲
來許瞻彼堂構願言嗣徽百世無疚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
有人固未嘗竒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
發一竒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含瑟
越樽俎而治庖人則怏怏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
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置邊
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大戎在西匈

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
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
則彬彬者矣使得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
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
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之難也御人嬖
而國色下陳駑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
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覲者哉嗟乎今之宦
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興吏事安
可興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興文事安

可與也使得一當要害為 天子守四夷即不能繫
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
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
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拊衆
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
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
爲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
也晉以詩書將卻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卻氏
茲入秦則越人之爲小兒醫耳徃使君病瘡七日始
寤瘡方甚臥內誦備邊封事疊疊數千言大要皆西

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將自西起邪使君西矣

送藩大夫成公之山東序

職方氏言天下之要害二齊楚是已由河入于淮則齊扼其吭由江漢入于海則楚折其衝齊楚以地重久矣然王公易地而守其設險不同荆襄據楚上游盖用武之地當分崩離析莫不按劍而爭啖之今則否矣 文皇帝都燕輪江淮之粟自山東入此所謂襟喉之國豈唯什二而已哉臨清則山東一都會也其地控南北之漕且於三輔爲表裏 詔以執憲一

人部署之頃間者自匈奴來謂虜且睨近關臨清不可不備於是推賢益急兢兢務得人焉藩大夫成公分部荆襄積勞者三歲矣公當謁天子考臺臣請以藩大夫留重地書奏者三無何公拜山東之詔楚父老愀然曰公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取重則齊楚鈞耳臺臣三上書而不得請主爵獨不爲楚人地乎既而公與守吏言余得當山東盖惴惴恐懼抵諸長老受筴以行長老謂余公爲東道主第飭厨傳無失使者驩足公事矣彼中貨殖充溢其民不煩有司公彊飯耳余聞而竊疑之果若所云則候人事也

官守之謂何彼中尺籍空虛登陴之衆且不能給即有緩急惡在其爲備邪余將簡什伍之士使習兵籍比閭之民使城守此封疆之事吾事也此而不任吾懼也已守吏退曰善乎守官之言公在齊猶在楚也今之善仕者寧得過於境內無寧失譽於四方朝而稅車夕而秣馬彼之官猶乘傳耳何備也公未及下車孳孳爲之畫策假令無所擁闕公之志得行是足以伐蠕望者之謀銷積薪厝火之患東藩固矣夫京師猶元首也齊楚則左右手耳右善得則左無患故捍先右戍先齊齊重則楚重矣公治楚之政成功徒

之在楚者足賴 上方東顧非公不足以當之蓋使
公填齊以重楚乎公馬首既東父老號泣轅下以守
吏之言白公公曰唯唯

送次公赴江西序

諸方伯部中分置按察奉 天子約法分部而紀綱
之獨佐按察者一人無分部主尺簪而已 詔補江
西佐按察者則次公當行次公以材重司空列卿可
翹足待也主爵以次公出彼且有所急故且而置之
隩區授之便事則人人能矣謂次公何余聞諸職方
天下之要害者二由河入淮則山東扼其吭由江入

海則江西折其衝 國家自山東漕其備山東者甚具其利害可覩也自東南暴師獨江門安堵如故居者晏然彼其東引吳西距楚比年徵發大衆往來彭蠡間不可不備藉令自謂無事緩急何賴哉太行之阪纍纍然曳踵過之奮衣而爭道於衢鮮不失步戒心亡矣余觀次公之所決策獨見非常之原坐而鎮之非次公不可也今之操吏治者大都以程督論報爲能而封疆之臣又率用兵謀顯假能簿責羣吏片言可以解紛直匹夫匹婦之澤耳冠軍論最猶或以爲不祥乃若居邦域之中而有備無患則保民之治

也汲黯在漢使之按更議獄孰若張湯拓地開邊孰若衛青霍去病要以正色而尊社稷則惟黯能驚鳥累百不如一鷄非虛語矣嗟乎世方以文法繩下下之人亦以文法應之遂一切取辦程書卒無益於民治黯之任職無以踰人其所以取重當時唯朴忠耳此難以文法得也次公徃徃喜言吏治務得境內心不煩有司而較若畫一文法省矣彼其子尹直亮之節視黯何如哉果得一當黯庶幾乎社稷之臣於江西乎何有次公喜曰生平慕長孺爲人善乎孺子言之也使黯而在願爲推轂不辭焉

送蕭將軍赴南海序

余觀司馬之命將豈不兢兢乎哉然皆見兔而顧犬者耳比歲島夷犯吳越則備吳越犯江淮則備江淮既而犯閩海則又備閩海夫備弛則來備張則去此夷情也寇至而備失先事矣閩於南海不啻唇齒乃今先事而備南海遣宿將都之而蕭將軍益封十萬戶自鄖襄往夫封疆之臣各以其時用職無事則據方岳正部伍修疆場之守有事則坐帷幄蒙矢石爲社稷之衛其功一也然而縵纓組練孰若緩帶之雍容枹鼓旌旗孰若樽俎之揖讓百戰百勝孰若不戰

之善也乃今以善之善者實在將軍將軍勉矣今之
聞帥位當方伯萬戶侯當二千石其所部同也即使
聞帥得人萬戶皆用命則百夫之長可使效死尺籍
之士可使知方境內無患矣使徒擁名號盛威儀儼
然與方伯爲伍即有緩急則瞪目直視而曰吾上有
將率有偏裨吾下有部曲吾無能爲也則是世祿者
終不可以干城廩食者終不可以受甲乃復徵發召
募而翹首以望四方是梁肉不可以樂飢必資藥石
以求飽諄亦甚矣余嘗主請將籍其論將與人殊巧
給之士輕如鳥舉捷如鷲發則人以爲能此匹夫之

智師之弟子也乃若深中重發退然無勇智之名人亦將以衆人畜之耳及其量敵慮勝較然不爽則師之長子也其卒也輕佻多敗而深重者數有軍功由斯以談亦華實之驗也余入郡朞月耳故守備金陵趙君以能擢去將軍繼之無何將軍亦去然而將軍削雕爲朴無智勇名至於決策蒞事往往有方略蓋庶幾深重者將軍去南海且有備矣余乃今而後知司馬得勝筭云

太函集卷之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一首

送方伯游公序

余觀方伯游公者則古所謂才大夫哉初公侍禁中
有直節出在分部又以豈弟得民頃之進監司不期
月而刑錯公所至誦義更僕未終然此皆其土苴耳
游公謂否守固多吾才乎吾方以才爲贅疣惡足多
也守昆唯唯退而深念曰余讀孟子書其稱才者辨
矣夫才因應以成務而一本之性情彼以才見病者

爲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當世之論才者二下之在於利達而以巧捷辨給爲能上之在於名高而以皎皎者爲奇節此兩者皆非也抑或矚然於聲利之間亦既有樹矣有所激發不能不用其所長舍穀率而從所長不能無生得失此無他無本故也至若本之性情而因應以成務才何可廢哉公爲此言則進遠之心也夫操斤而斲刃必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成器假令廢刃始爲無失不有郢人之滅堊者乎方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刃且有餘地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唯堊耳無

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滅堊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
故順事而無迹然此者成於習安於故非朝夕能也
郢人往矣向使受業郢人之門兢兢然不失尺寸即
不能滅堊何憂血指哉作之不已習而安之則斤可
成風堊可滅矣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
顧所習何如耳論道而至周公孔子何論郢人周公
不才美而隕名孔子不以多能而貶聖有本則然
也學古之士誠能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於中和
獨觀昭曠之原而勿忘其所有事及其發皆中節尚
安事才以此考衷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此

郢人之業也此則公所有事將振其瑕疵而修之味乎其言則進道者之心非貌言也居無何公以方伯赴閩海閩海方有緩急上擇才而使公公且代大匠斲矣如使公斲其於滅望不難閩海無傷也使公得志守昆願受繩墨惟公所左右之

送憲大夫劉公兵備四川序

昔在庚戌蓋聞職方三大夫云是年秋虜薄郊關外司馬方待罪不知所裁乃一切倚辦職方惟所決策三大夫者桂林王公南豐江公潮陽劉公也王公任城守日與登陴者俱江公關說公卿貴人間請受方

答引富否獨劉公部署公事居舍中公乃爲司馬上
書召諸部兵皆來會兵至 上日遣中使勞諸將凡
十餘曹中使持節大呼司馬門必陳兵衛而後往司
馬大困則以劉公委之中使爭引公裾當詣 上前
數當事者罪公曰諾臣固願見 天子願乞一言先
之中使乃憚公聚司馬門者悉散去頃之四面兵集
皆就司馬受成公爲之分部伍布要害軍聲大振虜
乃亡其年虜深入亡功則三人者力也夫以縫衣之
士抵掌而談司馬穰苴易與耳即有緩急輒瞪目而
視偃身而趨談何易也劉公初試爲大夫固未嘗親

戎伍之事服干戈之教也一旦有急內明臣節以抗積威外主兵謀以遏亂略即三人者一體此其卓卓者哉既而劉公求出爲藩臣其後十年始以憲大夫與蜀以西兵事檄至楚公不欲西公所善客二人各以其私語部吏一客曰公家食者五稔心竊竊然安之屬郡中苦兵公避地而出非公志也夫巴蜀隕區憲大夫重職於公豈薄哉顧公有先人之丘墓在瀟陽去蜀不啻萬里世守謂何耳一客曰古人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各以時行者也乃今南北異時疆事未解使公在事庶幾其有瘳乎公將起而折衷

之危乃使居蜀夫蜀者天府之國也公材如此而用材如彼公其將爲龍蛇也哉部吏曰否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命楚則楚命蜀則蜀獨奈何遠萬里而倍之當漢武帝時驃騎備胡樓船下粵不無事矣及通西南夷也則司馬相如遣焉蓋將使橫目之民莫不回面此王者之度也 明興去漢德遠甚邛轅之屬悉藉而閭伍之今公所部是已蜀有大役部中告勞必得紀綱之臣蒿目而去其疾苦此漢武所不能事相如所不能談也嗟乎今之在事者豈易言哉朝而告急夕而告捷程功受賞率一歲而累遷顧四郊

之壘日益滋多寇方睥睨其間饑則麋至飽則鳥舉終不能制此其故余難言之矣藉令使公當事將負俗而反其所爲顧公之息壤果安在也昔所稱三大夫者非世所謂利器乎哉無何王公以得罪去江公以材見重官列卿然亦竟去獨劉公深中重發故至于今得完斯其成敗利鈍可睹而知也譬之庖人之用刀扞格不入則刀不割而刃全假令肯繁未會而彊以刃投之折矣彼二大夫者所投無乃類此然則以公入蜀豈直以肥腩齒之哉養其刃將有所投也乃今大軼未解公獨善刀而藏之可乎二客曰善則

以部吏之言告公公西矣汪道昆曰余在職方聞諸同舍郎談劉公事甚具出而守土公方以簡命入部中公有惠政江漢父老徃徃能言之余不具論公方以兵事徃故余論兵獨詳焉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於是御史受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迹其

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泱泱乎哉然海岱之間
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 國家並建
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
腹之隩區轉轂者之門戶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
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爲重
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爲御史君決策者
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
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
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
柄其攬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太急則詭事

考至一切以道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
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
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
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脩慶讓以明好
惡而已乃今慶讓在 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
得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
上方用言官議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
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願自洗濯以避鼎鑊夫使者
奉 天子約法蒞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譴舉有司固
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欲不殫至煩 天

子之慮而以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嫠
猶恤其緯况天子紀綱之法乎哉願御史君無失
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
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
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
其覲諸侯一以削誦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
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日
月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惡圉人之不共而以身
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
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願爲

經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李毋晉封太淑人序

今上有事明堂 命大臣一人督木于楚蜀黔中諸
部會司空告急有司不共命者輒下吏議之於是人
人自危不憚徵發以追簿責諸郡騷然矣時御史大
夫李公在楚尋以公督木進爵二階公宣言曰 上
有大事有司何敢不共顧此非常之材豈一手一足
之任也無濟於事而輕用其吏民是治絲而棼之耳
乃寬文法務合境內心於是重足者始自安而趨事
無敢後有頃則四方之材畢至視解額有加當此時

公蓋三年往矣天官上三年考 上最之公毋乃進
封太淑人餘如今甲公意甚得漆漆然如將不勝客
謂道昆公意得者何也今之列卿或緩佩朝寺之間
或安居方岳之上往往坐致高位何必三年乃公勞
苦而功高居三年而爵不加益何意得也嗟乎客言
過矣夫計日而受餐工人之事也稱物而受直交易
之道也以此而概諸中材且不可况其卓卓者哉且
人臣之所夙夜者非直明臣節而已子職在焉
揚名固顯父母者之所爲務也彼倍親而仕者即顯
矣曾不能逮其親然或顯而逮其親曾不能著功實

立名譽斯二者人子所難矣顯而不譽雖尊貴無所
芬華自有道者視之直弁髦耳乃公之勲業在朝
廷德澤在所部譽延其所自出且於其身親見之臣
子之義於今無兩此之爲顯不有足多者邪余聞太
淑人春秋高且貴重矣居舍中猶親婦事終歲茹淡
以爲常公退食必待毋餐且晝所爲必以告毋故公
所就業多從毋受成以毋之賢蓋有足以自顯者矣
乃今工師未畢事司空未論功彼固有所待耳即使
畢事而論功公必上賞然此者豈公所愉快者乎藉
令上之大事不終則其澤不下澤不下則毋之賢

不章公且憮然懼矣顧今以勞集事程功而慶賜行焉恩之所推則自毋始毋有梱內之德幸而聞諸

天子之庭著之 璽書授之象服毋之聖善益章章矣即析珪連璽惡能以此易彼哉夫奉檄爲吏或者猶然喜之觀於古人而後公之意得可知也客曰善雅聞公謂子有辭且言之 上今聞子之辭庶幾乎得一當公矣請書以質之道昆敬諾

送蘇使君考績序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爲市幸得駟僮居其間雖莢稗必售如其以

稷往而莫爲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
同耳薦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
則世俗使然然亦諄矣夫既貴稻而重賈之安用萇
稗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駟僮爲政黍稷不
售而彼售焉諄之諄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
之取重者兩端上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
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
多所非薄蓋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
彼善仕者藉資以干進率以萇稗而冒嘉穀之名於
是斗筲之人寧爲萇稗無爲黍稷蓋靡然向風矣乃

若個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干
駟僧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固將有樹也

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
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翩乎千仞
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 上世人弗察猶以

為忝糶而目擣之此以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亢直庶
幾類汲黯為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裹足
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攷績且將載牘往焉客謂蘇君
君無往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
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為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

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唯不能以至于斯乃今則欲以將毋行非干澤往也比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曰爲盜掠縣中吾毋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毋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毋歡吾往矣斷酒白首鷄糟而朽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趣世者如趣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履則踊者爲履貴踊則履者爲踊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綽綽然於進退之間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譽汲黯不以

淮陽而隕名即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
上方弊羣吏之治當事者婦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
市也藉令君不往善賈且至况往哉

送蘇使君歸省序

太原蘇君以度支移襄陽毋太冝人耄矣檄至蘇君
謝曰自烈學爲吏垂二十年幸而列民部乃今以推
見放猶得與二千石俱幸也顧烈有老母願乞不肖
之身事之何敢復言吏事太冝人不可則命嗚呼治
安車吾將去晉陽入襄陽問江漢之遺俗蘇君唯唯
車徒旣具太冝人不欲行蘇君遂命僕舍綬請得留

蔡太宜人曰嘻自入官而毋拜 君命之再而自
而毋何澤即一日在事猶孺子畢力哉 主之秋
行矣蘇君竟不得請遂以單車行至別務愛養拊循
部中多其長者太宜人驩甚顧愈益康庚申春二月
甲寅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始矣會茲 君受檄所部
有事秦晉之間將取道太原爲太宜人壽守昆在郡
則力贊而行之嗟乎人情之處骨肉宜莫如母子親
子朝而出則夕以思暮而出則朝以思唯于仕則否
蓋親將以不朽者斬其子子將以不匱者寧其親視
彼咕囁著愛者無爲也然則今之有土者果一切能

字乎哉季孫不以儋爵而名章閔子不以辟爵而義
誦思貽父母令名在此不在彼較然矣他日君自楚
至入門升堂舉觴觴毋毋問曰若在郡何如其在冀
州豫州君將舉郡事以聞毋且知君之政益和能得
民矣又問曰若自郎署移官乃今在官何如其在郎
署君將舉其所折節者以聞毋且知君之行益修能
得士矣夫政和得民行修得士此古之人立身揚名
者事也毋聞之必且引滿而醕第令以沈湎爲飲瓊
糜爲糧何以易此哉如使蘇君善仕自致乎青雲而
名不著於當時澤不加於境內即歲被九章日食五

鼎亦弁髦土苴耳其將謂太宜人何嗟乎郡中凡五
大夫昆幸而具父母蘇君去昆怛怛心動焉君不家
食者僅二年猶得以使事往昆違顏且五稔乃今待
罪守土將越境而面父母可得哉即使他日得歸大
人幸而問之狀悚然意下口噤噤無以應之又何以
當大人而中其驪也昔人有言吾欲子以善養無寧
以祿養蘇君兼之庶幾乎望太宜人之腹喜可知矣
蘇君行乎哉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即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

而填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深阻其民恣
睢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
出行部四境乃安 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
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
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
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
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誅璉毋使爲東南患陸公
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營曰
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虞
於桺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備

漳州窮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
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萬金
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乃得酋長
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戰禽之其次蕭晚林朝曦皆
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 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
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會閩吏民相語曰
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不深
廣東財力饒蓋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乏群盜充塞山
海間枹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
詔命安能越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

勢然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
縱指示一鼓而殲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決勝千
里賊無噍類公之伐也璉睥睨漳州即不備長驅而
北挾重寇而橫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
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疆之臣庶幾藉
此以追簿責公之伐也璉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
兩端使徒按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傅之翼也公布
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卒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
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
連禍結人人自危群無賴幸璉出而應之不者

然重足而立矣。璉伏誅，民皆帖席。釋之刀鋸之下，拯之溝壑之中，肉骨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公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此有由本也。后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文人之承蜩，其操心壹也。當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頊頊然恐將自及，即有緩急將焉用之？當璉初起時，易與耳。閩中有以策干軍門，請舉兵誅璉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徵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在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用由南贛起。今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

建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事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古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飲至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鄙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弘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利閩者纒纒然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僂指陳之遂次爲序

送方伯曾公序

方伯曾公之入閩也蓋有保閩之功云初閩寇擁塞

部中部中亡敢發一矢於是徵兵境外聚食者數萬人
人有司無旦夕之儲又以寇故不復議征歛軍費百
出獨一切倚辦曹公公竭心計應之未嘗有所失諸
將士願爲公效死寇三入三殲焉部中既平公乃上
書請告書畧曰臣往在司空舍中不幸有狗馬病其
後奔走南北病日益深比入閩閩事幾殆臣職司國
計何敢避難乃今部中平臣病甚願乞骸骨書奏公
輒治行余惟古人之去者三不得其時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老則去公年二十官尚書郎三十而朱輪四
十而銀印不可謂老自公主計以拙爲贏轉弱爲強

易危爲安議者謂公之功不在相國何下不可謂不
職方伯位藩臣之上率三年而得列卿公自山東來
且三年奄奄至矣入而巖廊出而節鉞可翹首待之
蓋得其時者也公無當於三者公去者何余幸而莫
逆於公余觀古人庶幾乎得公之心矣昔巢由避世
說士誦之不衰當堯之時二十二人咸在事即使巢
由北面詎能有加於舜禹皋陶夫惟堯不能詘而巢
由之義愈高巢由不臣而堯之治愈盛何者竭澤而
漁漁之小者也赭山而田田之小者也漁渤海田孟
諸鱗介羽毛惡可以網罟盡也 今上法堯爲治二

三執政左右而贊襄之比年黜陟幽明不遺餘力効
股肱修攝議則人人能矣其在箕穎獨可無此兩人
者等哉故進則陳力就列而竭忠貞退則抗志潔身
而秉高尚宜無不可乃公以此時去意在斯乎諸大
夫國人聞余言則聚族而非之也君臣之義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彼託箕穎而逝在巢由則可耳公自結
髮登仕不家食者二十餘年方諸巢由不可以同日
語也得時而駕奈何中道去之嗟乎余觀古人庶幾
乎得公之心矣何必巢由范蠡張良皆是也蠡佐勾
踐平吳吳平而蠡遁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願

二子皆顯名於春秋不以其故貶義公胡不可也且也鳳麟之在郊陬豈不稱奇假令可秦而按之直與雉兔伍耳公抱希世之奇而善藏其用即萬鍾千駟胡可擾邪乃今執拘論以爲公留是將雉兔鳳麟者也諸大夫國人皆曰監司有去志故獨推轂曾公即監司善自爲謀謀國謂何耳嗟乎余疆場吏也安能視曾公然公去則余怛怛心動矣

送方伯萬公之楚序

癸亥歲十二月閩按察使九江萬公遷楚右布政使當行余既祖公芋原且受贈言之役會歲杪余謔大

將軍軍接仙遊賊敗而南尋逐賊出南鄙比還則今
奉 詔領閩事時時欲修故約日力不遑又以公嫻
於文詞假令操筆行間無足以當公者蓋遲遲者幾
二載且罷之既從楚使受書公以爽約來討即余不
佞又何敢無言初公入閩閩岌岌乎殆矣先是公嘗
分守閩以南諸郡修興化城築臺北門以控要害其
後有撓公議者夷其臺居無何賊果乘北牖陷興化
興化人乃竒公之畫且日夜望公來公至輒收兩縣
印綬以風有司籍士登陴以固城守科察將吏殿最
以程軍功人人幸得公保閩方且以爲遇公晚而公

行矣今方伯所部宜莫如楚完計所治程書宜莫如
右使省惡用公右使爲哉余聞公始爲郎則使楚議
獄亭疑法活不辜者數十百人至其郤金橐直獄辭
尤籍籍在楚人口及公參知楚事得楚益深乃今三
入楚矣楚地連城十五 寢園湯沐在焉其輕重視
海隅較異頃者江漢大稜民且不堪又 景國將問
山陵大役滋起左使方上計一切倚辦公公之勞甚
也嚮以公置楚夫非燭照而豫計之邪嗟乎自公引
籍爲郎二十五年于茲矣故事左右使率數數遞轉
不啻置郵公守右使者二年何遲遲也比年大壘用

事更治陵夷 天子方與執政公卿明章畿內之治
其在方服則惟程督二三大吏務以身爲率以法立
庶俟其持久而效成庶幾乎同歸于一軌故遲遲也
昔之數數者今則陪之藉第令遲遲固今所急公毋
遲遲以也余又聞萬之先伯仲中分產其一九子其
一舉丈夫子一人於是九子聚謀吾兩家業等耳吾
九人者瓜分之曾不足以當其九一如彼何乃陰以
戶役屬縣官主莞庫與一人者俱既而九子匿庫錢
傳一人者罪之半沒其產久之九子乃出所匿莫敢
誰何其後九子盡亡其錢猶從一人者取給天報一

人而昌阜其後歷數世然後得公此遲遲之明效也
閩藩臬諸君子若閩帥既聞余言退相語曰作者重
自慙於諾責故挾遲遲之說解之中外方且推轂萬
公今不遲遲矣

汪長君論最序

戚將軍之引兵入閩也汪長君以布衣從初戚將軍
發錢塘長君上謁長揖而請曰高皇帝定天下垂
二百年今天子中興薄海內外無不賓服即有一
二窺塞上賴天子神武飭所部敗走之卒不使得
志去假令稍稍得志亦未聞陷一部蹂躪一名都者

日本彈丸地耳徃數苦浙又復苦閩閩自被寇以來
蓋荼毒者什七八今之擁衆至挾日而陷郡邑者三
城悉其衆不過五千耳夫日本以五千衆橫行東南
中國之恥也標聞將軍奉 詔討賊標請得以不肖
之軀一洗之比戚將軍大破賊渚林既又破賊馬鼻
長君斬首五級於法得封千戶侯諸戚將軍客善長
君則交譽長君戚將軍所其言曰余觀長君而知通
方之士也夫御莫如王良而使之控弦則拙射莫如
羿而使之御六馬則不行何者所習非也長君業買
固未嘗習兵一旦提三尺劒從將軍游不旋踵而論

最安事習也今之執干戈建旗鼓者夫非將門子邪
卒然聞警輒卻步不前第令驅之前反走耳有爲兵
家之言者非穰苴藺諸葛大者苞六合細者析秋毫
能矣即有緩急則又踟躕四顧口噤噤不能發一辭
嚮所能者安在也彼其世世受甲童而習之猶然若
此長君能哉人亦有言士固有志新安多大賈其居
鹽筴者最豪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召客高會侍
越女擁吳姬四坐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芬華盛麗
非不足也長君以豪俠聞年五十所矣顧翻然有四
方之志視芬華盛麗不啻脫躡去之寧爲三軍馬行

進外夷以尊中國無寧爲游閑公子揚揚得意以飽
市人寧露衣蓐食臨不測之地以希不朽之名無寧
以身殉財身沒而名不稱也若長君者所謂志士非
邪雖然長君知時矣李廣號飛將軍而卒不偶卜式
由牧羊起而自致三公時也當東南始操兵一時名
將皆辟易即長君出能乎諸夷毒東南者十年天固
厚其毒矣乃今假戚將軍手一舉殲焉殆天亡彼也
長君由此奮起猶之搏扶搖而南也時乎哉時乎哉
長君有兄子某護戚將軍軍軍既聞諸客言竊笑曰客
推轂長君者三第未覩大都耳長君始壯夢神人與

大邑集 卷之二
語長君貴人也何賈爲長君秘而不言其後二十年
而信此所謂神授果能邪志邪時邪

海陽治最序

部使者行縣悉得譴舉有司其或兢兢惟恐失人政
未成輒舉矣 今上當天官議即有司異等非更歲
不以聞蓋必待其日至而後質成於民治便往寇入
吾郡家大人避地海陽人謂出境受屢何如入城府
家大人則以王明府在吾視海陽不啻晉陽吾得主
矣余在疆場業已聞明府名及余釋事過海陽而海
陽諸父老日誦明府賢也其言曰吾邑中以賈代耕

其征科視歛等君侯時吾羸拙酌緩急之宜凡有輸
於公無敢入竒羨居庭皜然若秋水母敢以非禮及
門邑故多訟往者率藉手他人君侯較若持衡訟無
小大必親聽卽有不得必憑軾親蒞之於是人稱神
明訟可片言折也邑故患盜往者或闌及無辜君侯
詰盜毋得株連既伏辜必窮治其淵藪盜駸駸熄矣
邑事故煩君侯勞甚病且嘔血顧孳孳自如如天有
意海陽假我朞月海陽幸哉居有頃中丞謝公曾公
列明府治狀檄所司以異等之禮禮之既而部使者
蔚公高公遙致美辭檄所司如初禮於是丞簿尉三

君奉檄唯謹介太學生王宗賢氏乞余言爲禮幣先
余居山林業農圃久矣昔余嘗謂養士養民亦猶乎
農圃也時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穫而穫是爲老農孳
之若子置之若棄是爲老圃夫何故善養故也澤水
爲潤嘉穀不生疾風振之嘉樹不殖即天地施生終
不可以凌節况其它乎今之長人者視一官如六傳
置民事罔聞亡論已抑或用智喜事汲汲然趨焦赫
之名譬之揠苗爲害滋甚仲尼爲政不廢葦月三年
彼且以鷹擊毛舉爲能旦暮可足吾事惡在其爲養
也古之用士授之事惟患弗勝勝矣患弗習習患弗

成不貳事不移官蓋其慎也乃今朝樹梧擯夕尋谷
柯藉第令有萌材不材奚辨自明府入境不朞月而
得民和以此責成不難速效顧明見秋毫不以公察
而傷愷悌惠流境內不以煦煦而近驩虞其善善可
知矣即所部適明府不難以一見決之然獨守約
必歲至而後以聞良以海陽樹蠲材耳諸父老聞余
言也喜相告曰所部推轂君侯猶然有待吾儕小人
也心竊望之及聞養士之言奕然釋矣如天有意海
陽庶幾猶得益我朞月海陽幸哉

太函集卷之二

太函集卷之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 送部使者陳公還朝序

巡狩天子事也其制具在虞書戴記中後世務廣土而事煩興於是乎天子不省方而部使者出矣部使者入侍天子得以獻替國是臧否百官出而監於方伯部中奉三尺法以代天子將事大者上書入告次者下有司治之至尊重矣藩臬統郡縣領部民連帥統材官領部士壹稟於部使者然後受成兢兢然若

奉天子寵靈固敢不肅至謹嚴矣居之以尊重蒞之
以謹嚴故用猛則殘用寬則慢慢則無法殘則無民
其何以布上威德善乎南海陳公語曰古人爲法家
以正其忠厚爲務有味哉余與陳公同事者二
年蓋知其非虛語也丙寅六月公得代且行於是藩
臬諸大夫若長吏相語曰陳使君持大體不求多於
人即人有不當於心正色而語之故業已謝罷則相
遇如初諸小吏不馴與之更始必其自棄然後與衆
棄之頃奉 璽書覈軍實自己至癸凡五年使君明
察秋毫不遺餘力誠知其非罪未嘗毛舉以病人蓋

德禮長者也使君行矣諸父老皆曰比年境內多厲則亂民爲之階使君法其甚者數十百人以令境內居常循理無害囹圄稱平乃若省役寬租與民休息諸所損減歲計不啻二十萬金古稱德威德明使君庶幾矣諸將士又曰將在外必以部使者爲監制也藉令輿臺視諸將犬豕視三軍甚者離心不者喪氣何以議戰使君申明軍法若揭日月而行其於諸將瑕疵雖數有功必察即有足術終不以一青掩焉至其間燠寒察饑飽詢疾苦拊瘡痍即古之宿將不能及也將兵將使君兼之今行矣公戒車徒余屬于

墨客卿爲御客卿請曰 高皇帝法部使者率歲一
更頃者東吳西秦請留使者又更一歲 上從吏民
便許之自陳公入境甫及二年功用章章顯矣誠使
閩人以爲請 上獨不爲閩人地邪余曰固也古者
天子巡狩循四時歷四岳亦猶天道循環然凡其所
以觀風設教慶讓諸侯莫非天也夫天職生物著不
息以爲功日烜之風動之雷霆鼓之雨露潤之隕霜
殺之大較爲生物設耳然暘亢則害雨淫則害飄風
終朝則害十月而雷六月而霜則害何可久也部使
者受命於天子取法於天布令如風明法勅罰如日

澤如時雨威如雷霆肅如霜露一有不節其不爲
者幾希又惡用久且也斗杓運而四時行內治脩而
萬國理部使者之在行部則其烜者動者鼓者濶者
殺者直以其身親之功用章章顯矣乃今還報天
子自中決筮而行若在斗杓斟酌元氣此之爲烈非
直一手一足之多也公行乎哉客卿更端問曰中丞
與部使者同事而淹速不同何說也在令甲諸方國
有大故則列卿一人蒞視之事畢乃罷乃今疆事未
畢故並建焉中丞曰天子守土之臣部使者曰天子
命吏夫命吏則承天之命而致之民天道也守土則

畫地而守地道也天行健而地有常此淹速之度耳
始余待罪守土蓋與陳公同時閱歲二更無一善狀
卽淹境內無爲也陳公旣去吾甚慙於陳公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漢邊郡率置守有急則守帥士卒給餼糧禦之故漢
數有邊功多守力我國家置守如故獨主餉而不
主兵世久承平縉紳大夫在事介冑之士一一取受
戍守則以吾職拊循唯民事急耳疆場之事厥有司
存抑或饋餉不供械器不給亭障不治一切置不聞
兵出無功輒傳主兵者罪彼已將率柰何老師而費

民財嗟乎此反裘負薪者耳文武並用凡以爲民莫
非王民則亦莫非王事今世所謂良二千石豈不皎
皎乎日治程書議錢穀刑獄出入不遺餘力務得境
內之和此之爲勞即匹夫匹婦得矣乃若四方有敗不
帝以澤量人顧獨嬰城自如日持諸將之短藉能釋
憾於諸將其謂民父母何往寇入閩越者十年閩禍
極矣大將軍戚長公歷數十戰寇始平當是時西蜀
胡使君爲福州守大將軍將數萬衆歲食數十萬有
奇水陸分部若火鼓旌旗戈矛衣甲舟楫樵蘇之屬
不下數十萬兵出一切倚辦福州福州四面應之悉

如期至以故鬪士超距不旋踵而告成功大將軍謂
余漢高帝馬上得天下而功首鄼侯鄼侯居關中給
餽餉不絕糧道而已非有論最先登之伐汗馬之勞
顧獨居首功羣臣避席不暇其斯爲制勝之本三軍
之所天也福州蓋八閩都會譬則關中繼光幸有尺
寸功悉福州出乃今繼光蒙上賞而福州僅僅賜金
明公往往論福州功其何以爲福州地余聞君子不
倍本宜莫如大將軍請毋論福州功其人足多也往
余守襄陽郡人或以爲能襄陽當江漢之衝不無事
矣大都厨傳舟車之細務即措手不難事紛至吾猶

將不堪甚則見於色矣福州當省會而主軍實其勞
佚難易什倍襄陽福州從頌其間恢恢乎有餘地古
稱大臣之度福州近之余將上書言福州會余得謝
未遑也元年冬十二月大將軍遺書曰繼光奉天
子詔將去閩福州胡使君乃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
蓋分部九江者也明公未及言福州於朝意不自得
乃今乞一言以明其伐庶幾爲後事者之師嗟乎福
州勞苦而功多九江則循資轉耳即福州多大度淹
速不入于心顧更五載而徙一官於恤勞乎何有九
江故盜藪也今且晏然監司視郡縣之成吏事少彼

中若匡廬彭蠡其鉅麗不可勝窮使君部署在焉其
適可知矣使君勞且久乃得九江此張弛之義也往
余待罪幕府則二三君子推轂之闡越幸得息肩惟
二三君子在乃今大將軍去使君亦去一時從政者
新矣天憇閩越願得人如大將軍若使君則百姓之
德也

贈余德甫序

昔在先帝諸尚書郎往往以稱詩鳴而濟南李于
鱗吳下王元美並建旗鼓豫章余德甫後至則皆奇
之相語曰德甫新羈而取直道夫非後發而先至者

與余歲交游業已私識德甫比入閩受疆事乃得德甫同官閩方苦兵未暇持文墨兩人心相許也不官若平生驩旣而德甫有人言遂罷去人謂豫章方拱把然具卿材乃今中道棄之德甫何罪嗟乎余竊嘗聞之德甫矣袁州胄子故受室南昌熊氏則德甫妻黨也丈人熊文學入相邸一日過德甫舍中會德甫赴尚書期無應門者丈人入內呼曰余郎不謁當路子者何內應曰余郎起草茅何敢輒附赫赫丈人勃然曰四海九州之人爭願自附而不可得余郎托在瓜葛何附邪旦日召德甫過胄子門丈人讓胄子曰

君家推轂鄉人無問疏戚余郎托在瓜葛且賢柰何
疏余郎甚也胄子謝曰非文人余郎不至不肖未嘗
疏余郎無何德甫以使事出會罷計吏德甫補官入
閩居三年無罪見放則胄子以也虞周之世不嗣不
孥彼其罪浮於吞舟惡可漏網乃今淵魚必察而波
及於所不知者何人則揣摩者甚之耳要以丈人爲
德甫地豈不倦倦德甫爲郎七年乃得副使丈人何
力之有及袁州罷相而德甫從之則丈人之爲也其
間轉禍爲禍豈非命與嗟乎漢文令主絳灌功臣名
陽少年卒于不振往當路求多於德甫余爭之彊

揣摩者先入之竟不納當路雅知德甫且信余言卒
之說者得行正議沮格吾道將廢其謂公伯寮何藉
令胄子不爲鄉人文人不爲紹介德甫亦將不免故
曰命也嗟乎于鱗杜門元美蒙難乃今以名高用世
者不亦鮮乎彼直以詩書隱約樹不朽之聞於二三
君子得矣德甫家食且久其稱詩視疇昔愈工與其
希尺寸以博顯榮孰若託千秋以垂大業此失馬之
喻也德甫蓋辯此哉余既釋閩事德甫幸而教之曰
曰德放棄明時誠不自知其罪公在行部獨爲曰德
暴不平願乞一言使有辭於後世嗟乎後世之信德

甫者衆矣安事余言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填
閩越 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 上用羣臣言趣
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
率以爲難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
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
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
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鬪在五步之內匈奴控
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

中國所恃者火噐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
火不得發三難也鳥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
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
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呢
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
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
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乎余惟匈奴雖疆漢
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
衛青霍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
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

所決策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策事即使待罪西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爲監令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撫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

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
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擣
虛法也此衛霍疇昔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
業已志之心矣乃今奉 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爲
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
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
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
告急詢詢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
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倂囚李
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

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
或見卵而求晨棄齊疏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大將軍
其謂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
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
乎哉顧任用何如耳昔之命將闔以外悉制之蓋專
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
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荆
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蠻荆來威此非直以

積感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爲難乎抑易邪

送方敬之序

往余有言箕者善弓裘者善冶則其習然哉士即有奇不習猶將不利乃若一旦授之事必有功唯方仲子能耳初仲子受博士易同伯子叔子並以童子知名居頃之伯子夭其後叔子舉進士高等拜參知仲子往往傾諸生僅得貢士乃今待次主爵不啻三年會今上改元有司當大比士仲子例得就試顧

不欲行鄉人則以仲子居鄉倜儻負大節鄉人有所
畫策無論賢豪長老皆從仲子受成即有違言幸仲
子居其間遂解昔庚桑子居畏壘不藉有土而其道
尊不煩程書而其民化君子苟可以善世則潛見鈞
焉譬之璞玉精神見於山川何必特達余惟君子時
潛時見其澤皆足以及人然難與絜廣狹矣始於戶
庭達於州里則潛者能之要以德普而功深曾何有
於畏壘仲子急人之急誦義鄉曲間賢矣禹稷汲汲
當世民到于今賴之此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仲子辨
此哉仲子曰不然願靜春秋長矣如其事道而往言

資薄事道則吾不能如其非事道而往吾有老母在
啜飲可供吾幸而有餘年饘粥可備非事道則吾不
暇吾無往矣余謂仲子君子非事道何事邪仲子以
易發家請言易夫丘園高尚各以時行方今 聖主
當乾羣公保泰此固利見之會彙征之期也仲子不
及此時嚮用謂從事何且也委吏乘田孔子不以其
故貶節漆園柱史夫非非常之士乎哉兆足以行莫
非事道仲子往矣仲子曰固也士之趣世猶趣市中
貴朱爲朱貴紫爲紫乃今齊紫之價什倍吾貿買焉
以朱投之不售明矣何往爲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文質相勝猶循環然近世士未知方文減質矣
明詔初下有司務敦本實思得斌斌之士以修太平
我朱孔陽安事齊紫昔和氏有璞楚人三抵之即愛
身身與璞俱廢耳非直楚人過亦和氏過也夫惟三
抵之而不以爲詘故至今頌和氏不衰仲子毋委質
於楚人人將急仲子矣仲子敬諾遂行

送蔣啓明之電白序

高皇帝疆理天下一切倚辦縣官歷二百餘年縣政
多沮格上之人操吏民之治率左吏而右民廉近堂
卑法日削矣甚者寧失良吏無寧失不令之民於是

不令之民睥睨長吏有不得群起而彈射之於長吏
何有以上則脂韋若彼以下則恣睢若此縣官孑然
中立不能不與上下浮沉親于吾身可幸無事足矣
寧詎能奉三尺法與百姓更始哉岐伯有言亢則害
承乃制承而有制何亢爲不制而承惡得無害乃今
投人以正治一不效輒斥之庸醫罷瞑眩而務因循
此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卽病日甚病者猶以爲
良此豈醫之罪哉不知醫者之罪也今天下諸縣宜
莫如浙江難相望七十餘城大半出高第雖有善政
必席厚資難矣松陽僻陋其民雕悍易爲邪難之難

者也。蔣啓明受松陽令，蓋易言之。且曰：人謂松陽難者，民間習兵，喜鬪，則弭亂難；公賦多逋，負則催科難；豪舉多比黨，持縣官短長，則止謗難也。吾第爲之重農務，絕兵端，民惡得而生亂，以時征歛，民惡得而後公家不忤，不求民惡得而議吾後，吾往矣。啓明力此三者，上下宜之。二豪籍博士弟子名蔽，富民復其役。啓明檄博士數二豪狀，卒役富民。二豪上書汙啓明，皆抵罪。會諸縣當上計，所部則以疆事請留啓明部。使者私語啓明極知君無害，二憾在疇，能保其無他。賜第從量移，斯去危即安矣。天官當部，使者議啓明。

以電白行嗟乎啓明之治松陽不遺餘力上下宜之
不者唯二豪直稂莠耳二豪業已抵罪由此而推轂
啓明使彼知縣官親而尊卑不可踰將改慮從令之
恐後辨上下定民志松陽其有終乎乃啓明卒以無
罪行罪人之計得矣繼啓明至者惡謂無人他日境
內視之不啻高墉隼耳語曰文武不備良民懼啓明
去謂良民何子產惠人則自昔稱之矣始不得于鄭
鄭人願得而甘心藉第令移官是子產無令名而鄭
無遺愛也即天官不爲一人地獨不爲一縣地邪啓
明謂余曉旣以電白行矣請得言電白無論松陽余

惟東粵久稱兵民未知所息趾非豪傑在事無能爲
東粵謀電白保界山谷中兵革不起即民有疾苦猶
得壹意拊循之其事省矣高州昔在荒服其聲名文
物視浙相懸其民侗矣東粵故饒益多欲者率以外
府趨之卒以簠簋隕名比比然也啓明以其治松陽
者治電白不亦皎皎乎哉名日起矣事省則易集民
侗則易信名日起則上易知人所難者彼固易之或
不能無得失人所易者彼固難之將無施而不可也
鄭卒用子產政乃成電白之視松陽莫非 天子民
人土地即啓明以松陽始以電白成之其令名固自

在也啓明行哉故人吳明卿由邵武徙高州守明卿
轍軻甚矣宜知啓明第持吾言以質明卿且有味乎
吾言矣啓明唯唯

送鮑子良入龍山序

高皇帝下功令徧置博士諸生必其通古昔才足以
決筴當時然後以明經進三事卿大夫以及郎吏大
率由之乃今士習卑卑務剿說以飾經藝幸而入彀
其中未必竒彼其通古昔才足以決筴當時屈首而
老諸生何可勝道也 今上即位詔郡國舉諸儒宿
學將傾巖穴之士而畢進之有司四顧躊躇卒無以

應明詔夫入齊無瑟豈盡無瑟哉竿者前矣余爲諸生蓋與子良同學子良通古昔才足以決筴當時故司馬潘公鮑公遣其子相師友子良居常負意氣雅從邑人胡巨卿吳世夫汪性夫方敬之方定之及潘叔子游其後世夫以邊吏忤上官陷非法子良與性夫計赴塞上脫之巨卿爲莒大夫延子良授莒諸生業子良絕口不言莒事莒諸生益多子良巨卿終尚書郎諸兄弟子爭爲後莫敢定子良持大體卒擇可者後巨卿隆慶改元敬之潘叔子皆入貢定之亦貴性夫業已入資爲王官子良上書謝督學使者則去

歛之淳安將營龍山老矣人言鮑子奚去去者兩蠹
歛生齒繁粟不足以支什一居民左農而右賈百計
一羸寬則詘不勝羸急則羸不勝詘淳安故歛略也
編戶少其俗務本力田鮑子居里市中游道廣矣將
不給淳安地僻寡交游去泰去奢于鮑子得矣顧輕
身而去父母之國謂鮑子何嗟乎許由讓帝而名箕
山庚桑楚尸居而穰畏壘此兩人者非箕山畏壘產
也且也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
虎狼秦彼操奇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
豈盡出顯者下哉子良故游淳安郡縣大夫數過子

良於市太守張君倅魏君林君令海君鄭君皆先後
賢者一切以上客之禮禮之往年寇入淳安子良爲
有司畫便事戍要害嚴收保其年寇而不害子良與
有方焉及藩大夫建議請置監兵使者部署吾郡衢
嚴之間寇由此息實用子良謀或謂子良從他人縣
中決筴有魯仲連風此一試也乃今擇而處此彼且
以此爲箕山彼且以此爲畏壘即弓旌所不及俎豆
將焉避之何不可也子良謂余遂非避地爲高隱也
遂旣倍父母卜兆龍山葬焉墓側一區則遂以待窀
穸遂老家食生無以承父母驩乃今幸得卒事違二

百里而去之無人子禮遂將築一室與妻子俱生則
負薪拾穗以供蒸嘗死則飾巾待期以從父母地下
足吾事矣遂不敏安敢望許由庚桑楚魯仲連嗟乎
居不涉俗隱不違親子良近之矣余淺之乎識子良
也余則鄙哉

贈黃金之序

自近世經術興則閩士爲嚆矢我國家令諸博士
授業非閩士說者不傳於是四方之士屈首受成不
啻功令彼都人士斐然與江左浙右同風乃若脩古
屬辭則鄭繼之王道思稍著納諸作者之軌余不敢

知何董董也夫以干時則若彼道古則若此擇可而
進惡能舍彼從此哉黃生閩人也生之言曰余讀博
士書不終卷而唯恐臥至其所論著愈益卑卑童而
習之迄于白首何益古人以詞賦取重猶自謂壯夫
不爲乃今作無益而白首甘焉非夫也天全不敏終
不以此而廢餘年請從此逝矣於是釋博士業去而
攻古文詞余壯黃生召而與語 文皇帝稽古立教
務引于正經某子甲起家建安幸而在事其所稱載
莫非鄉黨里閭之言言人人殊不能無得失彼直登
之鄒魯之上一切尸祝之遂使曲士拘儒而愈趨愈下

經術奚病第病百家之言耳藉第令舍彼取此經術
安可廢哉作者之雄無若屈平左氏漢司馬之屬操
六經而引繩墨其曲直可得而言故忿悁病騷浮誇
病傳病賦者意汰病史者議卑譬則尚父登壇桓文
北面穰苴孫武悉在鴈行一鼓而左右之敢不用命
後世相沿綺麗畔于遺經莫爲中權遂至不掉激而
怒矣猥云屈平誕而不經猥云左氏或以卑疵或以
奢溢猥云子長長卿賢則子玉之代子文否則騎劫
之代樂毅相去遠甚生顧以經術病豈經術非邪黃
生灑然曰如必六經惡取屈平左氏司馬唯王者黃

屋左纛玉食衮衣天下莫不仰其崇高位在故也人臣而僭擬王者是爲不臣端章甫路車鑿和亦人臣之盛節也六經聖者事也騷賦史傳其斯爲盛節矣乎生辨此矣黃生唯唯居三歲生適東海就余論文且曰天全偶偶獨行恐將失步願奉教以往嗟乎士尚友千古直將旦暮遇之則其言在耳生歸矣上之六經下之屈平左氏司馬燦然具在惡謂閩無人哉余故用武人也惡知論文今之論文者吾惑之請以武喻大江左右率以歐陽曾氏主盟即使與漢並驅彼猶將爲二氏左袒大都視舊業爲近取其易通弟

靡波流卒以沒齒此糜軍也少年盛氣攝衽而從古
人即有謏聞輒爲高論大丈夫亦自爲法耳法古何
爲此謂驕兵兵驕則失律矣抑或孳孳學古亦既成
章久之多岐亂心胥其所就業亡之矣願猶妄自尊
大守其名高此竊號之兵卒歸於敗耳生能誦法屈
孟左氏司馬而壹稟於六經奉三戒以周旋毋或去
隊則天吏也生歸矣玉融郭建初猶然守經術往從
余論古余善之歸語建初亟卒業以便從事河清可
待人壽幾何不然齒駸駸長矣

送吳生序

吳生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挈千金散之顧獨
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千鱗江東王元美故鄆
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稱詩顯引爲布衣交生歸
從不佞衽中蓋朞月往矣屬不佞有肇林之役生獨
踴躍謁行曰僕故結客廣陵且吾鄉長者具在乃楨
伯移官去待僕而行僕請使廣陵宜多應者其始發
則汎浙江人吳會元美在焉僕請爲公使元美由廣
陵入楚子與分部楚中僕贓漢陽請使子與由漢陽
抵大嶽請使周襄諸侯王由中嶽東出岱宗于鱗方
在大事僕杖馬筆走歷下請爲公弔于鱗戒有行期

謹待命嗟乎歲事畢矣生獨步
謁犯霜露輕千里
馳之即歲大寒不無行者大却
利之所有事慕羶
者之爲平生獨增益佛土歷形
急諸賢豪直以三
事往耳聲利何有哉昔人乃病
三游生何病也顧生
數有酒過或亦以此病生然生
無他腸獨任俠自毒
其游知交皆德禮君子宜知生
卽生不羈願毋瑕疵
生耳

贈方生序

郡中諸少年介二仲來謁乃從里社得方生余嘗語
生翩翩者也與其從里俗爲富家翁子無寧折節爲

儒生聞余言灑然有槩於中矣退而深念日用彬不敏又惡能儒藉使紛如爲世儒世儒安足爲也今

少主卽位竄聰明作君師藹藹吉人集于上國誠願從先生往受業成均進而竊睹萬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廟朝會之典公車召對之儀退而治博士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於余小子足矣假令屈首圭竇不異闕觀卽被齒髮困蓬蒿奚益疇昔世儒直將褫其冠而溺之耳何爲哉元年冬生入太學會日長至縣官有事南郊觀于園丘莫不秩秩生逡巡而歎曰美哉洋洋乎郊之禮至大禮也非聖者其誰與議之貽

厥功。世祖是已有開必先。今天子是已歲大
裕。天子祇事廟中生伏而歎曰至矣哉於穆肅雍
帝容具矣明年正月元日。天子御明堂內自三公
九卿百司執事以及胄子諸生外自京兆尹羣吏有
司尉史功曹以及諸夷酋長莫不咸在生曰噫嘻遐
哉明德朝萬國而欵四夷即虞夏殷周方斯茂如也
旣而羣吏上計太宰質成。召庶司卓異者面喻而
禮之逮不職之尤者悉從吏議生嘆曰。聖主哉殿
最必稽諸衆賞罰必身親之堯舜以來弗能易也南
官舉進士三百。上策之廷旣次其名。上親署其

高等生竊嘆曰幸哉士得所覩而興也若水火若風雲夫是之謂共惟帝臣利見之會也士其無負矣乎嗟乎主聖而士無良非士也感而不奮非夫也在觀之四觀國利賓生之所爲觀可與觀矣由此而賓王家則儒者事生何讓焉生避席曰竊聞燕以骨市而千里馬三至國中即釣奇宜必以類應故必千里而後至驚然乎哉今士之發跡四方非天下馬則國馬也余小子驚下將焉用之安事賓矣余聞之否否生惡在其不千里哉譬之上閑必百騏驎或以德取重或以力程能吉行則服乘輿師行則服戎路即其行

有盡有不盡終不以其故貶良士亦宜然顧所服何如耳 今天子耽耽儼陋立賢無方或掖縫衣或冠跗注幸得一當任使皆足以自效於明時若杖策轅門載筆禁闥或以畫策或以考文外則佐百姓而拊循之俛俛焉舉其職有一於此上方務旁求之不暇寧終局趣轅下乎哉昔張廷尉事漢文故由貲起惡在其千里也生再拜手曰用彬不敏夫子顧策之舍業爲諸生乃今得從胃子相周旋幸矣夫子申之以一顧而直將畜之輿衛之間即自知下乘敢不驥首以從嚮往

方正集卷之三